

鹽鐵論卷之七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

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

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

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

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聖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統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詩云

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去聲議何況公卿

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暄上者以

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暄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

也暄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

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

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

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

今尹子西曰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夫音扶佛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

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

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孰不可。今

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

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悅。上上所言則

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

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

安。此琴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儒冠而不能行其

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

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汜論

亂人者。芴芴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糜蕪也。

此皆相似。故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

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

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

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子非孔

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

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去聲為桀斂

者不為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

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

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虚心傾耳以

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

安邊境之冊。通作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

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

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訕音凶訕音凶不可勝音升聽

言也。衆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

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通作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

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

云太平雖未盡可宜用。宜略信有可行者

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音議隳

計利籌冊。通作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

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

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

鞠躬跋躅。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

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

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

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繆

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

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

儋繼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馬矣在於妙丘穆公曰何馬也

對曰牡而黃使人牲取之特而驪穆公不

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粗得其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此其所以多

不稱去聲舉詔册通作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

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

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

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

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遠叩頭謝曰雙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稱

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鶡

音

鳴

音

夜

鳴

無

益

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

鶡。鶡。渴。鶡也。詩云。相彼鴟鳴。尚

或惡之。鳴急且也。增韻曰。鴟。鴟。求且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其鳴即雨。為繇。可以聚眾鳥。一名隻。非有司欲成利。

文學。桎

音

桎

音

於

舊

術

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

牽

於

間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

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

之位。文學桎

音

桎

音

於

舊

術

有

司

桎

音

桎

音

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

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

非舜為相。

去聲。

不能用。

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

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

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二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秦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驥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

駑音奴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

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去聲之賢

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音檢騶音鄒御之。是

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騶。廐御也。扼。通作輓。棘端橫木。駕馬

者。領此賢良文學多不稱去聲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闕音達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

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

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故持也。

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

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請守尉雜燒之。盧生為始皇

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

潘生曰：儒林填於坑。乃安得鼓口舌申顏

穉。詩書煬而為煙。

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

之耻。蕭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

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

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

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

五寸之棺，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况乎位天

下之本朝。音潮。而施聖王之德音，教澤乎。今公

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

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

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詩序

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

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

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

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

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司馬貞曰秦

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

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

烹殂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

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

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

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夫音扶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

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

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

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音銀爭去聲鹽鐵

亦非為去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

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

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音扶小雅非人必

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

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去聲。湯曰。藥食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口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而亡。若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音鄂者。福也。諛諛音淺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音潮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

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

去聲

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

公孫鞅曰。窮巷多悵。曲學多辨。

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

不移。夫

音扶

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

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

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

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

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

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

而姦猶不止。

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

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收。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犂牛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至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世人有言。鄙儒不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如都士。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藪爾之邑。狐狸豺狗之所。嗥故其閭閻。各齷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文學皆

出山東。希涉太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

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

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

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

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閔

天太顛而已。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

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

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鄴滕灌之屬，謂鄭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鄴商禹出西羗。文王汝陰侯滕公，穎陰侯灌嬰也。禹出西羗，文王生北夷。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羗，帝王世紀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曰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也。相過也。出入郿市，一旦不知返。

數然後終於斯。斯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

師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

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

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

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

音醜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

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耔，用約

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

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

音瘴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

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

可勝音非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

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

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

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比。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

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

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

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

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

而大農顏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

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

賊以殺所戒切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

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碁。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几席緝音牒蹈。婢妾衣純履絲。匹庶糲音禪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音達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音字。歛音古。本音作。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音巨。兩音切。夸文表無裏。純袴音。

臬

音徒

裝生不養

音去聲

死厚葬。送死殫

音丹

家。遣女

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

音去聲

貧者

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

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

反質篇曰。魏文

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細。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功。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

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故國有嚴不急之徵。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

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蟻。

乎。方言曰。蛟蛛。齊謂之蟻。蟻。蟬之別名也。音聲入耳。秋風至

而聲無者生。無易。音異由言。不顧其患。患至

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

君臣之危也。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

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

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

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

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夫音扶。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

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

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

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音勞人若斯之

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

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詩云。憂心如惓。不敢

志在匡君安社稷也。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閱世也。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

無墨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

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

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惟

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

四服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

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

之治。栖栖遑遑。孔大夫默然

席不暇。墨突不黔。丞相去聲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

度以坊古防之。秦族訓曰。良匠不能斷金。巧

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為器。窸木而為

丹。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

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諫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

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

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

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王制曰

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今富者

遂驅殲。網罟掩捕。麇鷩。冠軫。酒沉。猶鋪

百川。鮮羔。辨音非幾音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

冬葵。温韭。浚芘。音苑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

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瓦。足禦寒暑。蔽風雨

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斷。音卓茅茨不剪。無斷

卓削之事。磨礪之功。大夫達棊。士穎音影首。

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其幹增梁。并於

從井刻花雕文檻修。雕文。雕鏤璽音憂壁飾。璽音

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弼於

市。上制曰。用器不中度。不弼於市。兵車不中

中。量。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

正色。不弼於市。姦色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

物。刻畫音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

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闢虎唐錡。音追

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

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

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

輜音輶音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音一

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

事。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

徒音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

領無禕。音袍合不緣。夫音羅紈文繡者。人君

后妃之服也。繭紵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

以文繒音薄織。不弼於市。今富者縹繡羅紈。

中者。素綈音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而居婚姻之飾。夫扶音紃素之賈倍縑。縑之用

倍紃也。古者推車無柔。棧湛音輿無植。及其後

木軫零音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立音蓋。蓋無染

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

染輿。大軫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

綏韜杠。中者錯鏡鹿音塗采珥二音。斬飛鈴。古者

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

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絝庫音。衾音。形音。樸抵

皮傳。今富者麗渾音。鼯音。狐白鳧翥音。中者罽

計音衣。金縷燕髀喝音。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

革鞮低音。皮廌而已。及其後革鞍鞞茅音。成鐵鑣

不飾。今富者鞞劇音耳。銀鑷聶音。鞞列音。黃金琅鞞

罽計音。繡弁掩音。汗垂珥二音。胡鮮。中者染韋紹系

采畫壞音。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

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

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

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扶音一文杯

得銅杯十。賈通音。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

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

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

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珎怪之物而御之。與馬

官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

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則

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錦衣九重廣室。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

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

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古者燔黍食稗而

焠。畢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

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

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

重。豐燔炙滿案。臠如鼈膾腥。麇卵鶉

橙拘。鮐音台鯉音禮醢音海醢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非媻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

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媻臘祭

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

庶人無故不食珍。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不食珍。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不食珍。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不食珍。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不食珍。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不食珍。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意殺

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夫一豕之

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

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

祀竈。中央祀中靈。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

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

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

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

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

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

於祭。媢音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音移言

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

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

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去聲民巫

祝。以取釐謝。堅頷音頷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

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

祝。古者無杠。構音構之寢。牀移音移之案。及其後

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構。士不斤成。大

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幃幄。塗屏錯跗。夫音

中者錦綈音。高張采畫音。丹漆古者皮毛草

蓐。無茵席之加。旃音。弱音之美。及其後大夫

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

蘭音。蘧音。蔕音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

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音。闕音。坐平莞。古者不

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

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

必趣時。楊豚韭卵。狗睂音。馬股音。煎魚切肝。

羊泔雞寒。蠅馬駱日。音。捕庸肺。肺音。燕正

賜鷲音。臍音。鴈羹。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

土鼓。凶音。枹音。擊木。拊音。石。以盡其歡。明堂

土鼓。賁。枹。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

者非不能陳鍾鼓。或等簫。揚干戚。奮羽旄。以

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及其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

彈箏鼓缶音。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

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聖音。周足以

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

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

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

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音愚

音思。顏師古曰。罍。罍。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

列垣墉之處。其形罍。罍。然也。劉熙曰。罍。復也。

罍。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蘇鶩曰。按

罍。思。从四。是形。不思。是聲。罍。浮也。罍。絲也。謂

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古者鄰有喪。春不相

杵。巷不歌。誼。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

紼。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歎。有喪春不相

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

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孔子食於有

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

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

舞。俳音排優。連笑伎。音至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

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

絲。骨筭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

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禕。音揮璧端簪珥。音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

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

子游曰。有亡烏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歛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

衰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

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去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

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糲糶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惟幪錦繡。隨風飄飄。而英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古者

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

臣妾各以其時共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符王

日。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犬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愛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天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

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

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古者親近

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

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

食。百姓或旦暮不澹。蠻夷或厭酒肉。黎

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

菲草芟。音技。音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

不借。鞞。音漫。音鞞。音革。烏。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

使容。純音九裏。紉音下越。端。縱。綠。中者。鄧里間。

作。崩音快苴音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音戎

芟音技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

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

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

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

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

八彩。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音幾祥。使盧生求

炎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

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

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

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

神仙。蓬萊之屬。數音朔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茲

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

捕索。掣音日頓音頓。釋名曰。掣。制也。制。不音以道理。名

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

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威宣

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

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與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日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相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質。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

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萬人。不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關。為複道。有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閭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與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以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荆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時。不可居。上生齊容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成。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為妖言。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非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絲。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上階三等。而樂終身。昔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不以升。今陛下之淫。萬

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七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口。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海五常。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書曰。享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

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昔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曲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填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或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湯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正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蓋夜致王夫人幸王夫人。夫人幸少翁。以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惟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件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樂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故為

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上方憂河決。有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讐。上乃誅五利。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

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

木之蠹音如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音如也。衣服

靡麗。布帛之蠹音如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

蠹音如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音如也。用費不節。

府庫之蠹音如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音如也。喪

祭無度。傷生之蠹音如也。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

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人

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
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
音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
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傳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
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
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
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
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
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枉者過直。橈。通作
撓。屈也。救文者以

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

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
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

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

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

音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

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璧者語杖。貧者語仁。

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

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

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

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

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

臣尚有爭。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

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

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

扶音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潮一

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

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

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音彭侯之等。

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彭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

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

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

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日欽賢

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既贊佐理。陰陽者。

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十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特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

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

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丘虛而已。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

不耻為利者。滿朝音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

暴掣音徹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

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

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

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

扶音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

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

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

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

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乎

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

素飡無以更責雪耻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

空當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

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

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

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

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

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為渭城令治

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

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

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

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射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史語曰。五盜執一良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

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今欲下鍼。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

累。懷鍼音豪音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

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

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

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人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

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莘長鼻。决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

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

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

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大路。猶暗

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

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

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

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大樂正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故士修之鄉曲

升諸朝音潮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

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

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士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今吏道

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

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曰若

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繩探

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

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

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主

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轉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可與利器。

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

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

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非生而亂。故治亂

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

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傳

輔音 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

相然後任之。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

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秦族訓曰。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

其有故。故勇者可令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不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

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

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暗者可令。守圍。而不可使

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無大小修短。各得其宜。則

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

才。棄

鹽鐵論卷之七

鹽鐵論卷之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

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

之取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

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

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

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

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國

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其道爲未可以求之也。設

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

粟米貴。不足相澹。古贍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

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

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

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

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

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

苟祿薄。外而不充。憂憤是郵。所求不贍。則私

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

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

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

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

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耻。是以清

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

非爲所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

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

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

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

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故貪鄙在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

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主術訓曰。通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偽也。韓嬰曰。客有見

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與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皙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鄧皙詭辨。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逆殺鄧皙。而用其竹刑。鄧皙制刑。

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內不從父兄之教。

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

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音房入其

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

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

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專。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

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

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

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

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

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

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

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

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

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

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春秋刺譏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

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

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

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政教闇而不著。

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

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

孟子曰若保赤子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

心者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

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

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

指武篇曰齊人王滿

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

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

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

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

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

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

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齊周

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皙務難之與民之

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

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

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

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皙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

乃行汜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

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

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

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

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皙

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

一施民遵禮義矣夫

音上之化下若風之靡

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世治曰夫上

之化下猶風

之化下猶風

之化下猶風

之化下猶風

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惡。人君不

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

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

也。鉏音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

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

天下之民歸之。謂興利者利農也。所謂除害者。禁田者而巳。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

音鉏子器皿不居。况鉏音鉏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

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皙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民者教於愛而

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鉏所以別苗也。非

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

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

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

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

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

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

開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

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今廢其紀綱而不能

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民陷於罔從而

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

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

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

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

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

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

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卷言顧之潛焉

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

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

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音罟音罟

羅而喜也孔融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

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

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

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

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

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

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是以君子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

悅音爾行刑不樂音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

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

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音爾行

刑不樂音則是閔無行音之人而養惰奢

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非

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情也。侈而情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情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明教也。夏商之季。世

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

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朱穆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揚恪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道其民。

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

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勸學行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

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

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贍則

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

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

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

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賸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務。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

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

透音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

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

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

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

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

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

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語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伏何奢侈暴

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

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管子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管子
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
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

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

以勸農。賑貸以澹古字不足。通漕音畜水出

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

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

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

牢。為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

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

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

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

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

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

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
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
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
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
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
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
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
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
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惴惴於內。不能已於其
心。故其治天下。今時雨澍樹澤。萬物也。種
也。如救溺人。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
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
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
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也。而

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
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

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
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

則為水。陽氣
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

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

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

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

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

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

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

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

其行遲遲其志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田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

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咸香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

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

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

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

曰有渰音掩萋萋與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

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

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

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脩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

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注音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音者

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器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

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

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

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

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貴

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

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礮。音坑善惡無

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

則鎮生。棄膏腴。音干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耨。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

卒徒作不中。音去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

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

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

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

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是以

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耀除雕琢。湛民

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

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昔者舜饒盆無疆。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盤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去聲賓。非為去聲主。

也。炫音縣耀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去聲民。

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

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

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

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

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

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

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音耀耀音耀之物。陳夸通作之。

殆與周公待遠方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

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

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

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

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

顏師古曰。炫。耀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

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

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

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

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

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

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

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

歲增變。其益與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昔周公處謙以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昔周公處謙以

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見恭

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非重譯亦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

也。夫音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蘆驢音

音也。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駝音宅駝音宅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

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二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

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

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

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

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

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

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

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

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

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

劔。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

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

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

沼治魏。而市無預。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

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

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

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劔。佩逐

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

王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子西而問焉。曰。秦璧隨侯之珠。可以召昭奚恤。而問國得失。而圖之。不發精兵三百人。陳一。為南面之壇。四昭奚恤曰。君客也。南面。太宗子敖次反。次之。昭奚恤自楚國之寶器。楚國實倉廩。使民各得厚。使諸侯解忿。恨革之憂。太宗子敖鄰國。國亦不見。

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子西而問焉。曰。秦璧隨侯之珠。可以召昭奚恤。而問國得失。而圖之。不發精兵三百人。陳一。為南面之壇。四昭奚恤曰。君客也。南面。太宗子敖次反。次之。昭奚恤自楚國之寶器。楚國實倉廩。使民各得厚。使諸侯解忿。恨革之憂。太宗子敖鄰國。國亦不見。

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抱鼓以動百萬之衆。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昔晏子修之罇

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

高誘曰。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

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真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無益於存亡。謂隋和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

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菴，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鈎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

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戲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尊賢篇曰。晉荆戰於邲。晉師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秦族訓曰。晉獻公欲

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音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陳琳曰。古之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兵。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避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勳育戎氏。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者。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其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與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匡人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

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遇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

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牧豎音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夫臣。雖無事。欲釋備如

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指武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強楚師大。取樽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本惠未襲。不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

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

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

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

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

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

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

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

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

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

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

禍十之。夫音扶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汜論曰。

問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

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

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

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

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

越內侵滑服。令音棘人冉駝音雋音唐昆

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

未定。夫音扶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

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通

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

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

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是以孔

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

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

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

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音謹。音歡。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

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

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

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

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

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

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

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

宣武命長

三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
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
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侏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
二月公圍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
成弗克

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
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
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
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

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
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
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
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
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
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

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

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

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

卒戍音繁。行役戍音繁。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

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

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

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

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

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主父偃

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

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

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

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

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

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

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嘗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古者天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

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絕殊遼遠。身

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

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閱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

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

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

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

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

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

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意而魯寢災

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太廟曰。嘻嘻。出出。鳥

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伯姬之婦道

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

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

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

乎。子之言也。昔者出於魯。其馬佚而。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驥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

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

之道。畏而死。越兵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

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

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

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今天嫁之。故而悲哉。憂

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

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也。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歐君子之用。
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君子之用
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之八